

坎城影展45週年特別獎《此情可問天》小說原著

綠苑春濃

HOWARDS END



◆ E.M. Forster ◎ 著 ◆ 林怡俐 ◎ 譯

聯經

當代名家

綠苑春濃

E.M. Forster 著 · 林怡俐譯

當代名家

綠苑春濃

1992年6月初版

2001年8月初版第三刷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定價：新臺幣280元

著	者	E. M. Forster
譯	者	林 怡 俐
發	行	人 劉 國 瑞

出版者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臺 北 市 忠 孝 東 路 四 段 5 5 5 號

台 北 發 行 所 地 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電話：(02) 26418661

台 北 新 生 門 市 地 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 23620308

台 北 基 隆 路 門 市 地 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

電話：(02) 27627429

台 中 門 市 地 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

台 中 分 公 司 電 話：(04) 22312023

高 雄 門 市 地 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高 雄 分 公 司 電 話：(07) 2412802

郵 政 劃 撥 帳 戶 第 0 1 0 0 5 5 9 - 3 號

郵 撥 電 話：2 6 4 1 8 6 6 2

印 刷 者 世 和 印 製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0814-4(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信箱 e-mail: linkingp@ms9.hinet.net

Copyright © The Provost and Scholars of King's College

Cambridge, 1910, 1973

作者與作品

林怡俐

佛斯特 (Edward Morgan Forster) 一八七九年誕生在英國倫敦。父親是威爾斯世家的建築師，母親來自熱中慈善事業的宗教家庭。佛斯特先後在頓橋學校與劍橋大學接受教育。大學畢業後，佛斯特前往希臘和義大利，這些旅遊經驗對他影響甚鉅；他將希臘與義大利的農家生活視為英國中產階級生活——沈悶而壓抑——的極端對比。希臘神話與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引發他對「意識的自發性」(spontaneity of consciousness) 的關心，因此，他大部分的作品均設法在複雜而扭曲的現代生活中挖掘人際關係中的這份自發性。

一九〇三年，他開始在《獨立評論》雜誌寫文章。一九〇五年出版他第一本小說《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是一部悲喜劇，呈現英國人的文雅、端莊、故作與義大利人的粗獷、活力。第二本小說《最長的旅程》(The Longest Journey)

則探討人際關係——生者之間的關係以及死者對生者的影響，並附帶批評英國公立學校的教育。第三本《窗外有藍天》(*A Room with a View*)剖析愛情的本質，並以義大利為解放愛情束縛的媒介。一九一〇年《綠苑春濃》(*Howards End*)一書出版，批評家崔陵(Lionel Trilling)認為該書是佛斯特的最佳作品。又過了十多年，佛斯特出版他最暢銷的小說《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探討在殖民地時期，英國人與印度人之間的關係，並進而剖析人際關係的可行性與侷限、光明面與黑暗面。

佛斯特死後才出版的小說《墨利斯》(*Maurice*)是一部為同性戀者答辯的作品(寫於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四年間)，由於佛斯特本人是同性戀，因此此書也等於是傳記式的心理治療法，但是以藝術的尺度來看，則非上乘之作。除了上述六部小說之外，佛斯特著有短篇小說、散文、評論文章，甚至於還曾寫歌劇腳本，可算得上是一位多層面的作家。他終身未娶，晚年為劍橋大學的住校作家，一九七〇年逝世，校方為他降半旗致哀。

《綠苑春濃》一書按其原文(*Howards End*)應直譯為「郝爾德角」，它是一棟由農莊改建而成的住宅，為郝爾德(Howard)家族的財產。譯者就小說內容與主題將書名譯為《綠苑春濃》。「綠苑」與園中的大榆樹是「穩定與恆常」的象徵，在變化多端的都市生活裡(倫敦)，它們給予兩位女主角一種撫慰的力量；「春濃」則影射本書的結局——春暖花開的季節，人與人之間的隔閡終於化解，書中的主要人物和樂融融相聚一堂，計畫永

遠定居於「綠苑」。

書中的兩個家庭——史勒格與魏克斯——各代表社會上不同的價值觀。史勒格是文化家庭，姊弟們追求的是精神生活，他們參加音樂會、文藝活動，並且涉獵各種書籍。兩位姊姊更是好客之士，重視人與人之間的真誠與情感；弟弟則是學究型的讀書人，不喜歡交際，專研於自己的書籍中。魏克斯家族是實事求是的生意人，他們辛勤苦幹，造就了雄霸世界的大英帝國。他們追求的是物質文明，不斷地改善生活環境，增置產業。他們處理事務有條不紊，效率極高，但是一旦觸及情感問題（即使是父子親情的流露）卻束手無措。這兩個家族的結合將是精神與物質的融合，是臻至完美生活的起步。

史勒格姊妹是本書的主角。她們兩人均重視人際關係的和諧，並盡一己之力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有的需要金錢的資助（如雷諾），有的需要精神的滋潤（如魏克斯先生）。然而兩姊妹的性格相當不同，姊姊瑪格麗特成熟穩重，遇到問題三思而行，凡事替別人著想；由於自小代替父母之職，使她在應對進退方面十分得體。妹妹海倫長得漂亮，為人熱情，但是行事處世往往衝動而任性。她對貝多芬第五交響曲的反應，足以證明她是個浪漫的理想主義者；她對世界期望太大，凡事不願妥協，因此勢必遭受挫敗。

魏克斯家族中的重要人物是魏克斯先生與夫人，他們的子女只是陪襯的角色。魏克斯夫人露絲雖然在故事的前半段就悄悄辭世，但是她的精神長存，一直是瑪格麗特的精神導

師。她活著的時候，經常是一束青草或花朵在手，長裙拖曳在花園裡漫步。她將「郝爾德角」——她祖先的遺產——視為最珍貴的精神依靠，園中的花草樹木均是她所鍾愛的；她從大自然與「恆常不變」的建築物中得到智慧；她對人際關係的處理全憑敏銳的直覺來判斷，而且永遠是恰到好處，這是瑪格麗特最欣羨她的一點。她和瑪格麗特交淺言深，惺惺相惜，因此她才會將瑪格麗特列為「郝爾德角」的繼承者，也是她精神上的傳承者。

魏克斯先生是個苦幹型的企業家，他為人耿直，做事講究效率，致力拓展海外市場。他是個大男人主義者——認為女人應該扮演傳統的相夫教子的角色；但是他也樂於保護女性，這一點是促成他和瑪格麗特結合的遠因之一。他最大的弱點就是不會處理情感之事；他認為表達愛意是件「令人羞愧」的事。他不太重視精神生活，認為文學藝術太抽象而難以捉摸；幸好，他並不採取全然敵對的態度，因此最後才能求得物質與精神生活的平衡——透過先後兩位妻子的薰陶與指引而達成。

雷諾·巴斯特是個次要角色，但是他卻是促成瑪格麗特、海倫、魏克斯先生臻至成熟的關鍵人物。雷諾代表有心向上的貧窮小人物，他以有限的金錢追求精神的糧食——文學、音樂。但是他不但先天不足（貧窮），後天又有種種絆腳石（妻子的虛榮與愚昧、工作的不順遂），註定要以悲劇收場。他的存在，考驗了瑪格麗特的應對能力（例如：在艾菲的婚禮上）；他的落魄激起海倫的同情，進而衝動獻身成為未婚媽媽，海倫為她的熱情與任

性付出了代價，但是也因此成熟了；他的死亡，使魏克斯先生的堡壘崩垮，瑪格麗特才有機會將之重新建造，使他成為新人。

本書的主題就是小說的題銘——連結（Only Connect……）。瑪格麗特認為唯有將人內在的情感與理性結合，才稱得上完整的人，這也是人類得到救贖的方法；唯有將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連結，人心靈中的獸性、神性與孤獨感才會一掃而空，人類才能獲致完美的生活。

不妨從海倫寫給她姊姊的信說起。

最親愛的瑪格：

這棟房子不是我們所期待的那樣子。它又舊又小，然而整個紅磚建築還是頗賞心悅目的。房子小得幾乎要容不下我們了；明天保羅（小兒子）回來，天曉得會擠成什麼樣子。從前廳向右走，可通往餐廳；向左去則進入客廳。其實，前廳本身就像個房間。打開前廳的另一扇門，有一個隧道似的階梯通往二樓。二樓有三個臥室並排；上面還有三個閣樓並排。這些並不是這棟房子的全部，但是人們只會注意到這些，因為從前面花園抬頭看，就會看到九個窗戶。

還有一株大山榆，抬起頭來看是在妳的左邊，稍微斜靠著房子，聳立在花園和草原之間。我非常喜歡那棵樹。此外，還有常見的榆樹、橡樹（不會比一般橡樹惹人厭）、桃樹、蘋果樹和一株葡萄藤。可惜沒有銀色的樺樹。我得趕去和男女主人碰頭了。我只是要告訴妳這房子一點也不是我們猜測的樣子。為什麼我們認定他們的房子必是有稜有角的，而且花園全是藤黃色的小徑呢？我想是因為我們把他們和昂貴的旅館聯想在一起——魏克斯夫人拖曳著美麗的禮服走在長廊上，魏克斯先生吆喝著服務生等。我們女人的判斷就是那麼不正確。

我星期六回來；稍後再告訴妳火車時刻。妳不能來，他們和我同樣生氣。迪比實在太煩人，每個月總有不同的毛病。他在倫敦怎麼會得了乾草熱呢？妳居然因此而放棄旅行，留在一個男孩子身邊聽他打噴嚏，這似乎太說不過去了。告訴他，查爾士·魏克斯（住在這裡的兒子）也得了乾草熱，可是他很勇敢；我們問起他的病情，他老大不高興呢！像魏克斯他們這種男人可以給迪比作榜樣。不過，妳不會同意我的看法，我最好改變話題。

這封信這麼長是因為我在早餐之前寫的。哦！好美麗的葡萄葉！整棟房子葡萄藤蔓延。較早時，我往外看，魏克斯夫人已經在花園裡了。很明顯地，她喜愛花園，難怪她有時候看起來很疲倦。她觀看大朵大朵的紅色罌粟花綻放；然後走過草坪到草原

上去——我剛好可以看見草原的右角邊。她長裙拖曳走過潮濕的青草地，然後捧著昨天割下的秣草回來，一路嗅著。我猜想草是給兔子或什麼東西吃的。這兒的空氣真清新。後來我聽到玩槌球的聲音，又往外看，原來是查爾士·魏克斯在練球。他們樣樣遊戲都很在行。不久，他開始打噴嚏，只好停下來，後來，我又聽到啪搭啪搭聲，是魏克斯先生在練球，接著又是「哈嗽，哈嗽」的聲音，他也只好不打了。連艾菲都出來了，她利用釘在青梅樹上的器材做軟體操；他們真會利用每一件東西。然後，她也「哈嗽」了，又進屋裡去啦。最後，魏克斯夫人又出現，仍是長裙拖曳聞著秣草賞著花。我告訴妳這一切，因為妳曾經說過：生命有時候是生活，有時候卻只是一齣戲，而人必須學會分辨二者。我一直把這些話當成「瑪格的巧妙廢話」。但是，今天早上的確不太像生活，而像一齣戲。觀賞魏克斯一家人的演出實在是件樂事。現在魏克斯夫人進門了。

我打算穿××。昨晚，魏克斯夫人穿了一件××，艾菲穿了一件××。這個地方並不是真的可以隨便穿著打扮：換句話說，如果妳閉上眼睛，這個地方還是頗像我們想像的豪華旅館。可是，睜開眼睛就不是了。薔薇太香了，長得高大而壯觀，像籬笆立在草坪上。一串串的花朵往下垂；真好看，底下稀疏可以看到一些鴨子和一頭母牛。鴨子和牛屬於農莊的，這是離我們較近的一棟房子。吃早點的鐘響了。獻上最深摯的

愛。代我祝福迪比和茱麗姨媽。姨媽真好，來和妳作伴。不過，她好乏味。把信燒掉。星期四再寫。

海倫寫於郝爾德角 星期二

最親愛的瑪格：

我正在享受美妙的時光。我喜歡他們全家人。魏克斯夫人比在德國時不愛講話，但是更加溫柔可愛；我從來沒見過像她那樣沒有私心的人。更可貴的是其他的人並不占她的便宜。他們是妳所能想像到最幸福、快樂的家庭。我的確覺得我們的友誼不斷增長。有趣的是，他們認為我是個傻瓜，而且當面說出來——至少魏克斯先生是這麼說。他這麼說的時候，我並不介意，這真是個考驗，對不對？他對於女人投票權的看法真可怕。當我說我堅信男女平等時，他交叉著手臂，讓我領受到從所未有的羞辱。瑪格，我們什麼時候才懂得少說話為妙？我這輩子從來沒有如此丟臉過。我說不出來人類何時曾經平等過，也無法指出來要求平等曾經使人類快樂一些。我一句話也說不上來。我只是從書本中得知平等是好事，也許是從詩歌或妳那兒得到這個看法。無論如何，這個看法已經被擊垮了。不過，他雖然毀了我的看法，可是並沒有傷害到我。我嘲笑他們得了乾草熱，藉此還擊。我們日子過得像鬥雞比賽一樣，你爭我鬥。查爾

士每天用車子載我們兜風，去看一座內部長出大樹的墳墓、一幢隱士住宅、一條麥西亞王族所建造的道路。然後，我們打網球、板球、橋牌；晚上我們擠在這間可愛的房子裡。魏克斯全家人都在這裡了，擁擠得像個養兔場。艾菲是個可人兒。他們要我留下來度周日。我想我留下來應該沒什麼關係。好棒的天氣，好棒的空氣，還有向西瞭望高地的景致好美。謝謝你的來信。燒掉這封信。

妳親愛的海倫 星期五寫於郝爾德角

最親愛最親愛的瑪格：

我不知道妳會說什麼話——我和保羅戀愛了。就是那位星期三才回來的小兒子。

星期日寫於郝爾德角

2

瑪格麗特匆匆看了妹妹的短箋，然後遞給早餐桌上的姨媽。片刻沈寂之後，話匣終於打開了。

「某麗姨媽，我無法告訴妳什麼；我知道的不比妳多。我們春天在國外認識的，只見過那家人的父親和母親。我對他們知道的很少，連他們兒子的名字也不曉得。整件事真是太……。」她揮揮手，笑了一笑。

「這麼說，事情發生得太突然囉。」

「某麗姨媽，誰知道，誰又知道呢？」

「可是，親愛的瑪格麗特，既然談到事實，我們就得實際些。事情當然是太突然了。」

「天曉得！」

「可是，親愛的瑪格麗特——」

「我去拿其他幾封信，」瑪格麗特說，「算了，我先吃完早餐。事實上，我手邊沒有她的信了。我們從海德堡到斯比爾時遇到魏克斯夫婦；那趟旅遊糟透了。海倫和我聽說斯比爾有一座大古堡——斯比爾大主教是七大君侯之一，你知道，就是『斯比爾、緬莎、哥隆』等。這三個主教曾經管轄萊因河峽谷，因此該地區又稱為教士街。」

「瑪格麗特，我覺得整件事還是不太妥當。」

「火車通過一座瞭望橋。古堡乍看之下很不錯。可是，五分鐘後我們看到了古堡全貌；啊！它毀了，全毀了！古跡因為修護而盡失原來的風貌。我們浪費了一整天。我們在公園吃三明治時巧遇魏克斯夫婦。他們也上了當，可憐蟲，他們居然在斯比爾過夜。他們滿意

歡海倫，一直說真想和我們飛往海德堡。事實上，他們第二天真的來了。我們一起開車兜風。他們邀請海倫去他們家玩；我也被邀請了，可是迪比生病，我走不開。於是上星期一海倫自己去了。就是這麼一回事。我知道的和妳一樣多。那個年輕人我們不認得。她本來周日要回來的，現在延至星期一，也許是因為——我不知道。」

她突然靜下來。傾聽著倫敦清晨的聲音，他們的房子坐落於維克罕區，由於一排高樓介於大馬路和房子之間，所以環境十分安靜，讓人覺得彷彿是在窮鄉僻壤之處；也許更像位於海灣旁，彷彿有海水來自看不見的大海，漸漸銷聲化為沈寂，但外海的波濤仍然拍打著。樓房是一層層昂貴的公寓，門廳深邃。裡面有門房和棕櫚樹；在大樓對面的老房子因此享有靜謐。這些老屋遲早也會被拆除，蓋起另一幢樓房；寸土寸金的倫敦，人口越來越多了。蒙特夫人對外甥女自有其看法。她認為瑪格麗特有點歇斯底里，說話滔滔不絕想拖延時間。她圓滑地表示同情斯比爾之遊，並聲稱日後她絕不會上當跑一趟。接著又批評說德國人不懂維護古跡的原則，她說：「德國人太仔細而認真，這特點有時候很好，可是有時候是行不通的。」

「正是，」瑪格麗特說，「德國人太仔細認真了。」她的眼睛發亮而有神。

「當然，我認為你們史勒格姊弟是英國人，」蒙特夫人急忙補充說，「是道地的英國人。」瑪格麗特往前靠過去，拍撫她的手。

「這使我想起海倫的信——」

「是的，茱麗姨媽，我想海倫的信沒什麼問題，我是打算下去一趟。」

「可是要先有個計畫，」蒙特夫人慈祥的聲音裡夾雜著懊惱。「瑪格麗特，假如我出面干預，不要覺得意外。妳對魏克斯家人有什麼看法？他們和我們是同一類型的人嗎？他們有身分名望嗎？他們懂得欣賞海倫嗎？我認為海倫是個很特殊的人。他們喜歡文學藝術嗎？仔細想來，這一點最重要；文學和藝術最重要。那個兒子幾歲？她說是『小兒子』，那麼他可以結婚了嗎？他會給海倫幸福嗎？妳的推論是——」

「我沒有推論。」

她們立刻接著討論。

「那麼，按這情形看來——」

「按這情形看來，我無法先立計畫，妳難道看不出來嗎？」

「完全相反——」

「我討厭計畫；我討厭一連串的行動。海倫不是孩子了。」

「親愛的，如果是這樣，那又何必南下呢？」

瑪格麗特不講話了。如果她姨媽不了解她為什麼要走一趟，她不打算說出來。她不想告訴姨媽：「我愛我親愛的妹妹；當她面臨生命的緊要關頭時，我必須在她身邊。」關愛

的情懷遠比熱烈的愛情含蓄。其表達方式也比較複雜微妙。如果有一天她墜入愛河，她也會像海倫一樣公開大肆宣揚。可是，她關愛的只是個妹妹，因此僅以無聲的語言——憐愛——來表達。

「我認為妳們是奇特的女孩，」蒙特夫人繼續說，「而且是很了不起的女孩，在許多方面，你們表現得遠比實際年齡成熟穩健。但是——希望妳聽了不要生氣——坦白說，我覺得妳不適合擔當此次任務；這種事需要年齡稍長的人來做。親愛的，史汪尼茲那邊沒什麼事需要我趕回去。」她敞開肥厚的臂膀說：「我可以聽妳差遣；讓我替妳南下一趟，去看看那一家人，他們姓什麼來著？」

「某麗姨媽，」瑪格麗特跳起來吻她，「我要親自去一趟郝爾德角。妳也許不太瞭解，不過妳的好意我永遠感激不盡。」

「我當然瞭解，」蒙特夫人充滿信心地反駁道，「我去並不是要干預，而是探訪調查；調查是必要的，現在我可要冒昧說了，妳去了會說錯話，妳一定會說錯話。妳擔心海倫的幸福，於是會提出一些鹵莽的問題，因此而得罪了魏克斯全家人。當然，我並不擔心妳會冒犯了他們。」

「我不會提出問題的。海倫信上說她和一位男士戀愛了，只要她認定如此，沒什麼話好問的；其他的細節不重要。如果她認為必要，可以把訂婚期拉長，可是關於調查、詢問、